

钩玄发微

探故寻源

走读上柏小镇

沈建平

一脉细细的流泉,从河埠岭高山密林间的草叶丛中汨汨流出,在流经山脚处村庄人家房前屋后时,水流已变得湍急,溪沟也有一二米宽了,然后向东南折去,渐行渐宽,水量也越来越丰盈。山里人家临溪起屋,依山而居,山民们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叫着“坞”,“淡坞、大坞、鸡山坞、福庆坞”。山溪蜿蜒几十里到了德清上柏集镇,从这里开始往下游的下柏、三合被称为“湘溪”了。一路山光水色、良田美地,清邑人徐熊飞有《前溪风土诗》云:“上柏清流过下柏,北溪花片入南溪”。

上柏小镇的附近有地名曰“樊宅”,那个鸿门宴上“头发上指,目眦尽张”的樊哙出生于此,南宋刘瞿的《余英志》记载:“神樊姓,名唵,本邑人。今地尚名樊宅”。他跟随刘邦打天下,官至左丞相。其故里便引以为豪,将流经上柏的山溪叫成了“相溪”,因水成“湘”。樊哙做过舞阳侯,此地便有褒其“忠勇”的舞阳侯庙了,原先的庙在上柏镇中心一座叫“龙蟠”的小山上,此山不高,仅十几米,也不广,四五亩的样子。因有了庙,山便易名“大庙山”。

每年的九月初九重阳节相传是樊哙的生日,这一天,乡民们抬着樊侯的神像沿街巡游,巡游队伍由十几条着彩的马灯开道。马是樊将军的坐骑,曾驮着他出生入死,杀敌无数,护佑着刘邦的江山。只是经过千年的演变,如今的马灯不再威武,成了扭扭摆摆,笑笑闹闹的娱乐道具了。清人徐熊飞在此游览后,曾写有《舞阳侯庙》七言诗一首:“金井梧桐落叶黄,趁墟人至又重阳。红藤合子茱萸酒,先进樊王庙里香。”

宁杭古道自北而南穿镇而过,向南过长春村,翻越南面山岭间的“安溪关”到余杭县,安溪关是一处古代的关键,现在仍看得到用山石砌成的城墙和城门。南宋时金兵入侵,岳飞率众将领在此地与金兵激战,九易其关,后人遂将此处的山岭叫“九度岭”。

清咸丰十年(1860年)2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部翻越九度岭,经安溪、良渚、勾庄进攻杭州,当地有“长毛翻过九度岭,张丞相庙里做戏文”的民谣。踏着古道登临,两旁溪水潺潺,四周阵阵的松涛犹如当年激战时的厮杀声,在岭与岭之间回荡。

湘溪港与镇东面的北港相连,北港的临街处有“柴米桥。”柴米桥沿河一带曾经是上柏的集市码头,上柏古称“埠”,埠:商埠也。据记载:“西南余杭、安(吉)、孝(丰)货陆运者,皆出于市。省会、郡城操奇赢者胥米市购焉,而悉达于镇市之河”。又载:“若竹木、若柴、若炭,肩负而至,交于舟次乃返,其余若茶、笋之类,则息肩于主货之家,曰‘行’”。山里的毛竹则堆在湘溪港里扎成竹筏,沿湘溪顺流而下,过下柏、过八字桥、过裴陡门入宽宽的东苕溪。

人多隆市,那时小小的镇上开出的行、棧有350多家,涵盖了30余种行业,沿港傍岸房连成行,瓦连着瓦的一大片街衢。单单一条横街,从大庙街到柴米桥,由北侧由西向东有:徐家百货店、许家豆腐店、史家药店、周家馄饨店、吕家豆腐店,茶馆等店铺。同是横街,从花园头到柴米桥,南侧由西到东分别是:陈家糖坊、茶叶山货店、当铺、邮局、楼家瓷器店、裁缝店、包子店、申屠家药店、唐和尚饭店、灯笼店、顾家旅店、沈家药店等一长串的店铺。看看!这一些不正是小镇店铺的一部分哩,这里一年四季商贾你来我往,热闹异常,一度被誉为“武康面的小上海”。

小镇的西南面峻岭崇山,起伏连绵;东北面却桑园青青,水田汪汪,一派清静的水乡风光。这里土地肥沃,早在清代,“上八府”人来小镇的周边垦荒定居。温州人吃苦耐劳,他们拖儿带女地过来垦山种地,怎奈烧荒开山易造成水土流失,下泄的泥砂使得湘溪河道淤塞,水患频发,官府便发檄文禁止。于是他们在陡坡育林、缓坡栽竹、水田种茭白,一二百年的延续,上柏的早园笋、茭白出了名。义乌人勤劳手巧,做糖、做饼是他们的祖传手艺。在上柏镇上,老方一家几代凭这手艺吃饭,现在他们父子三人做的雪饺、桔红糕、酥糖、中秋月饼、端午节绿豆糕等四季糕饼,深受当地居民们的喜爱。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人效仿莫干山,来上柏山区购地置屋,避暑度假。1934年春,二十五岁的上海嘉定人、画家陆俨少来上柏,他乘船从小镇上岸,去镇西面不远处的福庆坞选了一处傍路临溪的山坡地,建房定居。他在《自叙》一文中曾详细地记录了这段经历:“我说服母亲,拿出钱来,到上柏山中买地二十亩,荒山二十亩。建了三间瓦房,明窗南开,正对山窗。山溪外横,过小桥即梨园竹林,日读书,劳动其间,以冀苟全性命于乱世。”

十一年后的夏天,书画大家费新我来上柏拜访陆俨少,并有意购地与之相邻,耕读其间,做终老之计。无奈世事的变化,使他俩的心愿成为泡影,陆俨少也被迫离开了他经营了数十载的上柏山居,携家人西迁入川蜀。

1988年,一个秋高气爽的九月,两位书画巨匠相约,重返上柏福庆坞故地重游。他们与当地的村民言谈甚欢。过后,陆俨少连画四幅《上柏山居图》,以纪念那段山居的日子。1980年10月,德清县农村的第一个自来水厂在上柏镇区建成,书法泰斗沙孟海应邀为自来水厂题写厂名。一位书坛的大师级人物,为一家村办的自来水厂题字,也是一段奇缘。如今,水厂虽已废弃,而“上柏自来水厂”六个大字被永久地保存在大庙山公园入口处的石墙上。

上柏很大,以前的上柏是乡,从小镇往西的广大山区都是上柏乡的管辖范围;上柏又很小,人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上柏”,一般是指湘溪港北岸不到一平方公里的上柏小街镇,现属于舞阳街道管辖。

上柏很老,北塘街、花园街、北港一座座老桥、老屋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繁华;上柏又很新,前年,笔者随县作协一行二十余人去舞阳街道文化采风,我们参观了改造后装扮一新的上柏小镇,进村庄,走田野,喜看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共话城乡共富的美好愿景。



# 苏轼、吕希道与湖州《与王郎昆仲》诗碑刻

## ——兼辨苏轼《答湖守刁景纯二首》

吴永祥

苏轼有《答湖守刁景纯二首》尺牘文字传世。那么这个“湖守”刁景纯(即刁约)是在湖州任过知州吗?经笔者查阅南宋嘉泰《吴兴志》“郡守题名”篇,皆未见北宋时有名“刁景纯”者任过湖州知州。而其写给所谓“湖守刁景纯”的尺牘文字如下:

第一首是“因循不奉书,不觉岁月乃尔久耶?过辱不遗,远赐存问,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窃惟镇抚多暇,起居胜常。吴兴风物,梦想见之,啸咏之乐,恨不得相陪,但闻风谣蔼然,足慰所望。夏暄,万万自重。”

第二首是“旧诗过烦镌刻,及墨竹桥字,并蒙寄惠,感愧兼集。吴兴自晋以来,贤守风流相望,而不肖独以罪去,垢累溪山。景纯相爱之深,特与洗饰,此意何可忘耶?在郡虽不久,亦作诗数十首,久皆忘之,独忆四首录呈,为一笑。耘老病而贫,必颺清颺,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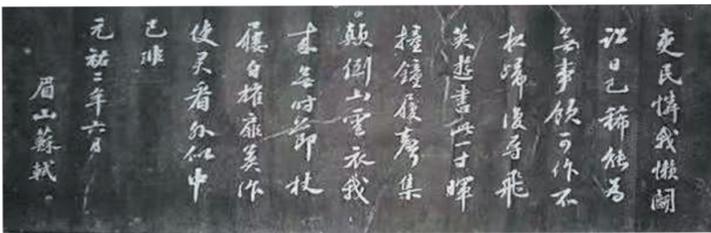
从以上二首文字来分析,苏轼当作于乌台诗案之后,其明证是“吴兴自晋以来,贤守风流相望,而不肖独以罪去,垢累溪山”。那么此可说明,这两首

作于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离开湖州后。但是刁景纯却在公元熙宁十年(1077年)就去世了,文献有较明确记载。那么所谓《答湖守刁景纯二首》中的“景纯”就不可能是刁景纯了。

那么这个“景纯”是何人呢?经仔细研读文献,原来此人是元祐二年(1087年)时任湖州知州的吕希道。吕希道,字景纯,北宋宰相吕夷简孙。所以《答湖守刁景纯二首》当为《答湖守吕景纯二首》才对。

而从尺牘文字中的“在郡虽不久,亦作诗数十首,久皆忘之,独忆四首录呈,为一笑”可知,苏轼为吕景纯写了四首当年在湖州知州任上创作的诗。而元祐二年苏轼恰有写下四首湖州知州任上诗的“明证”。如今,在湖州市文保所中,有《苏长公诗帖》(《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四首》)“王郎昆仲”就是王适和王适,王适是兄,王适为弟。王氏兄弟一方面是苏轼的学生,又与苏轼家族联姻。王适娶了苏轼弟苏辙的女儿,因此他也是苏轼的侄女婿,而“儿子迈”就是苏轼之子苏迈。

苏轼一边回忆一边书写这四首诗:昨夜雨鸣渠,晓来风袭月。萧然欲秋意,溪水清可啜。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此



《苏长公诗帖》拓片(《与王郎昆仲》诗)(局部)

上已八年了。这一天,苏轼正在书写四首诗。这四首诗是他在湖州当知州时所做,即《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四首》。“王郎昆仲”就是王适和王适,王适是兄,王适为弟。王氏兄弟一方面是苏轼的学生,又与苏轼家族联姻。王适娶了苏轼弟苏辙的女儿,因此他也是苏轼的侄女婿,而“儿子迈”就是苏轼之子苏迈。

苏轼一边回忆一边书写这四首诗:昨夜雨鸣渠,晓来风袭月。萧然欲秋意,溪水清可啜。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此

间真避世,青藜低白发。相逢欲相问,已逐惊鸥没。

清风定何物,可爱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声。我行本无事,孤舟任斜横。中流自偃仰,适与风相迎。举杯属浩渺,乐此两无情。归来两溪间,云水夜自明。

若水如汉水,鳞鳞鸭头青。吴兴胜襄阳,万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岘山亭。悲伤意则同,月如流流星。从我两王子,高鸿插修翎。湛辈何足道,当以德自铭。吏民怜我懒,斗讼日已稀。能为无事饮,可作不夜归。复寻飞英游,尽此一寸晖。钟撞履声集,颠倒云山衣。我来无时节,杖屦自推扉。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

慎终追远

# 一生平安,寻章摘句始识君 (下)

蔡忍冬

三

2015年4月,我们举家同游杭州时,顺带去了六和塔畔的之江大学旧址,归来后我偶见“雅昌”网站上苏州卖家正在线出售“之江大学廿八级年刊”(1939),便以高价得购。我所心仪的陈从周、朱生豪、施蛰存这3位之大著名学生,恰好分属杭嘉湖三地,而湖州考古学家慎微之曾任之大教育系主任。我还有层用意就是想寻引出父亲的回忆文章,结果好久未见下文,而我倒是很快写出《江天如画仰望》的记游:“校园里那个见证过朱生豪与朱清如爱情的翡翠湖,想必也是我父亲与母亲,一个杭州人与一个嘉兴人相识、相知、相知的老地方。”

翻阅这本“之江年刊”,笔者仅记得夏承焘、顾准、王遽常诸位大名头的相片,而将书册交给父亲后,他做过些什么研究便不得而知。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在其书房的稿堆里找出几页草稿,尽管没有成文还是留下些珍贵的记忆。

我祖父素来看重手艺,执意要求儿子报考浙大工科,而笔者叔祖就是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49年,家父无奈报考浙江大学获机械工程系录取,却因病休学在家,保留学籍一年。1951年夏,父亲考入之江大学中文系,仅在校学了一学期,算是之大的最后一



在父荫下成长(1972年)

批学生,据父稿本忆曰:“这本‘之江年刊’的照片中有少数几位是我亲聆过教诲的老师,周正先生是副校长、数学系教授,任铭善先生是教务处长,蒋礼鸿是中文系讲师,张文昌是教育系教授;夏承焘先生抗战前后在之大、浙大教学,1952年春又回之江山上任教。随后之大中文系便并入浙师院。”就此解开了我多年的困惑,原来父亲是个理科生,因受许钦文先生教诲才决意弃理从文的。

四

1958年,父亲调至嘉兴平湖师范任语文老师。这段时期的经历,笔者自幼略知的是他买旧货的轶事,如清光绪年间的竹编考篮,墨书有“乙丑年置,彭城食用”的纪年,还有东洋瓷盆、花盆等,当然都为实用。藏品则在平湖冷滩收到朱存理《珊瑚木难》1卷,钤朱氏性父印,父亲断为明稿本,一生视作“要件”。想来40年前的钢笔稿本已经褪

色,而13世纪的墨书稿本依然如初。近日,在书房中我翻出清“佩文斋广群芳谱”残本10余册,上盖祖父藏书印,可证父亲少时受此书影响所言不虚,花草鸟兽才是他真正的业余爱好,记得有两本“小鸟笺”,我小时候就见过,他珍藏一生都没有舍得用。

1996年《联谊报》举办“世纪回眸”征文,父亲写过《平湖的吃经》,此文也是近期我方得读到,发现他只身在外倒是会很吃的。在平湖两年多时间里,他不仅常去光顾熟食摊,红烧鳗鱼、红烧羊肉、红烧鸭鸭等都没少吃,还吃过几次羊肉肉以治他的头晕病,据说是《本草纲目》上看来,还真有点疗效。平湖城关近乍浦海边,学校食堂里吃海鲜是常事,青蟹、海蜇、乌贼,都是应时而供。吃乌贼的次数最多,白煮、现炒、红烧、变着法儿吃。学校食堂改善生活,供应爆炒鳝丝需预定,他也不甘人后。说起平湖特产,还有糟蛋、糕点、西瓜等等,只叹凡遇暑假他都得回杭州,常与西瓜上市失之交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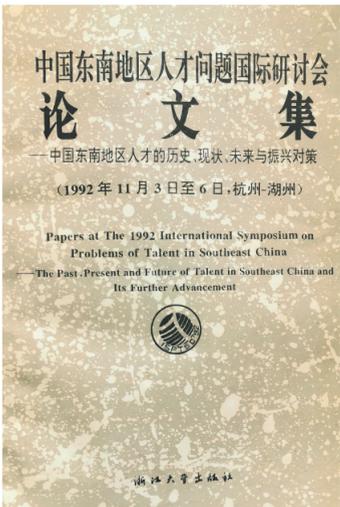
1963年调入双林中学工作,父亲审时度势改教英语,这个选择是明智的,毕竟校内语文老师扎堆而英语教师奇缺,他不善掌控与拿捏学生,是永远的副班主任,却担任英语教研组长,而喜欢提意见的习惯依旧。1973年他曾写过《听壁角》的小品文,此文题目较为别致,我有点印象,但时龄尚幼并未读过。文章通过他下乡办学时,夜半听隔壁的3位贫下中农与农业局下派干部谈农业增产管理的方法,农民说得头头是道,父亲听得津津有味,又惋惜农民无法将经验整理成文加以推广,然后引出批判“读书无用论”的命题,当然这篇文章只能等退稿;在评《水浒》时期,他也会去写文章谈点异见,书生意气总是那么执拗。不过对中草药运动他是赞许有加的,曾经写过长文记述双林镇西公社民主大队小学开展种植中草药的活动,学校仅4个班与4个老师,从1972年起从小到建起药草园,还组织学生应时采集蝉蜕、玉米须等等,“昔日当羊草,今识是药草”,真是实践出真知啊!他还写过《中医药名和针灸穴位的难字读音》一文,以古文知识反哺大众。

父亲早年喜阅外文,主要以翻译稿为主,但能发表的甚微,中年教授外国文学不过照本宣科,随着时代进步,即便世界名著也逐渐式微,而地方文史倒是日渐隆兴,父亲再次审时度势转换角色。之所以对地方文化发生兴趣,其实

与他乐于助人有关,比如苏州的徐植基研究陆心源;南浔的朱从亮研究方志;湖州的柯平、林拯民、韩玉芬等研究文博物,都曾得到过他的学术相助,自身也在参与研究的同时,使得深厚学识有了用武之地。近读其1993年的《试论湖州在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作为与贡献》,一看便知是他在湖州师专文秘班方志课前后的研究成果,并在结语中建言湖州应该有资格进入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

从歌山水画的东阳走出,在山水清远的湖州安居,父亲一直情系浙中故乡东阳,早年发表《浙江湖州与东阳、义乌人才的比较研究》论文,晚年点校明代东阳籍学人张国维名著《吴中水利全书》,参与编纂皇皇巨著《东阳丛书》,参与编纂皇皇巨著《东阳丛书》。其中,《浙江湖州与东阳、义乌人才的比较研究》一文,较早将湖州本土文化引入跨地域的文化研究,还特地去义乌实地考察,故有幸参加1992年“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并入论文集。

休于时文,亦无美文;纠错若狂,沉湎点校,父亲晚年与级友说起过喜欢杂文,他那一封封建言或指摘的信件,就是一篇篇针砭时弊的杂文。他骨子里还是以理科生的视角在解构中文与文化,抑或与由文学艺术入门的研究者不太同调。许多他生前连家里人都不以为然的理性、偏执与个性,直到他离我们



《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书影(1993年)

远去后才幡然醒悟。

五

父亲作为学院派学人,学术研究是从泡图书馆与制卡片起步的。早在杭高就读期间就经常去浙江省图书馆,鲁迅、许钦文、莫泊桑及苏东小说都是在那儿阅读或借阅的。购之江大学、浙师院求学后更是图书馆的常客,以至1980年重访杭大图书馆时,老员工竟还能记得他回来。1977年暑假,笔者随父赴杭州探望祖父母,某日他带我到孤山,将我放在西泠印社,自行去省图古籍部翻书,时过中午还不见他回来,只得独自步行回祖父母家。那日午饭,祖母端上爆炒猪肝一盆,这是我平生最难忘的一道菜。所以小时候我家藏书不多,而我成年后买书比父亲要多得多。他只是将书籍当作工具,如同文博家不藏古物。

说起制卡片的情形笔者从小都是历历在目的。1965年至1967年期间,他编制英文口语卡片数千张;1970年至1978年期间,他编制成语卡片近万张,在这漫长而特殊的时期他一直花费业余时间在做功课,以至许多年后遇到嘉兴的表姐,她还提及姨夫做卡片的事。1984年授文秘班方志课时,他也要求学生做资料卡片,还将字迹较好的学生卡片留存起来。

如果说任铭善先生点悟父亲学会四角号码查字法,那么他从孙席珍先生处仿效到如何利用废报纸。孙席珍常拿几张抽“杭州牌香烟”留下的锡纸,展开后在背面略记要点,便可开讲洋洋万言,而父亲在家中翻查资料时,喜欢在“黄氏生脉饮”纸背板上纪要,其实就是放大的卡片。不过父亲教我四角号码、利用图书馆,勘误纠错字……我都不以为然,毕竟理念、地位与条件都不相同,无法复制其经验之谈,在野派自有另一套玩法。

父亲晚年一直在整理旧稿与信札。他几乎保留了行文的资料稿、草稿、校稿、正稿与复写稿,文章产生的全过程均可了然,深感旧时为文事真的是很辛苦,誊稿时要下垫两张复写纸,难怪他对退稿问题看得那么郑重其事。还有就是投稿的艰辛,1980年初稿之《苏曼殊与杭州》一文,他历经这里退稿到那儿寄稿,其锲而不舍的精神真是可佩,直到2002年总算被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编的《民国轶事拾掇》一书收录,了却他长达20余年的夙愿。

步入耄耋的父亲学会电脑写作,应该是受到学生的鼓动,尽管他操作很慢,但还是方便许多,不过新千年之后,手稿消失草稿增多,可见他并未适应通过电脑写作。2013年12月,当父亲花费5年心血并几经周折的《元代茶文化史料汇编》终得出版时,他郑重其事地给孙女送赠本:“雪藤,这部书的电脑操作,你出了很大的力,所以也要送你一本,爷爷。”父亲虽常年做着和者甚寡,又很有意义的事情。平日里我遇到碑刻方面的难题,都是就近请教于他,往后只能靠自己了。前些年,我偶尔发现他的字迹写得很细,原来一直是在放大镜下面写作,他研究《沈梦麟与《花溪集》》成了最后的遗稿。唉,真是蜡炬成灰泪始干!

父亲生前我与他关系一般,但当初先真的离我们而逝,还是真的很不舍。要问如何能做到一生平安名实归?关键在父亲的审时度势与以德服人。他晚年那并不蹒跚的背影始终萦回在我的脑际,望其肩项,难以企及。